



南船北马到淮安

■ 许春樵

干燥少雨，驿道上车轮滚滚，尘土飞扬，旅人、商人，荷载较轻的土特产品、小件商品由水路转运陆路，省时省力省钱，北方运河里，以漕运和区域商运为主。北方乘车马过来的客商、旅人，到淮安下马乘船南下，与北上如出一辙。淮安就像一张巨大的网，南来北往的商旅捎客，一网打尽。

不像如今在机场、高铁站换乘，哪怕早走十分钟，也要改签，人们总是匆匆赶路，那时候“舍舟登陆”淮安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一两个月，过闸“上七下三”，枯水季节，航道变窄，等待过闸的船挤在运河上，绵延几里，甚至几十里，要确保漕粮运到北方，商船和客船必须让路，秋冬季节，停泊在运河上成千上万的船只将运河填平了，沿岸几十里的淮安城里挤满了船工、商人、旅人，十里长街灯红酒绿、歌舞升平，酒楼、茶楼，澡堂、教堂，旅店、车店，终日人满为患，奢靡享乐的欲望弥漫在大街小巷，醉生梦死的表情由此及彼。“行船跑马三分命”，登陆后的客人需要放松，需要放纵，需要享受世俗的欢乐与温暖，“一曲笙歌春如海，千门灯火夜如昼”，是当时彻夜狂欢的真实写照。淮扬菜兼容南北口味，以鲜美为主调，千百年浸淫，菜品被淮厨们推向极致，黄钧宰《金壶浪墨》里记载：南河总督署每次设宴，要摆三天三夜，上菜一百多道，猪肉有50多种做法，一盘腰眉肉，要杀几十头猪，一盘鹅掌要杀上百只鹅，吃驼峰，得杀三四只骆驼，官方穷奢极欲，市井不甘其后，石码头一带的十里长街，酒楼密布，四大名馆之一“玉壶春”里的“软兜长鱼”、“狮子头”、“蟹黄汤包”等由民间走向宫廷，康熙乾隆在淮安吃饱喝足了淮扬美味后，朝廷不跟淮安要钱要粮，而是要“厨子”，每年要推荐几位名厨进宫做御膳。淮安除朝廷“要厨子”，外出做官经商“带厨子”，达官贵人圈里还流行“送厨子”。开国大典时，淮安名厨张文显等一批淮厨借调北京，参与筹备国宴。

“南船北马，舍舟登陆”千百年一如既往，是淮安精致完善的配套服务，留住了客人，来了就不想走，成语叫“乐不思蜀”。

淮安有一百一十七处豪宅名园，除“清宴园”是公款建成的河道总督署，其余都是私家园林，盐商程镜斋的荻庄、程纯仁的晚甘园、程眷谷的柳依园，是徽商的园林，我老家的徽商在淮安是最大的商帮，“新安商会”也是实力最强的商会。这些乘“南船”而来的安徽老乡，“登陆”后就在淮安落地生根了。

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。离开淮安后，我一直在寻找和追问“南船北马，舍舟登陆”的意义，在这篇文字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似乎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：淮安因运河因漕运而兴，因“南船北马舍舟登陆”而盛。

时令初秋，天依旧热，猛烈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，从开着空调的车里下来，没走上几步，冷热不均的身上冒汗了，去“清江浦纪念馆”的路上，刚拐过一个转角，运河已在脚下，河对岸层层堆叠的石码头首先进入视野，码头边巨石垒砌的照壁上，“南船北马 舍舟登陆”八个大字，跟阳光一样扎眼。

淮安的第一镜头定格了，对“南船北马，舍舟登陆”刨根究底的追问持续了一个多月，还是没有足够的把握，这时候，窗外的秋天已经很凉了。

我和照壁上的八个字，隔着几百年的时空，那些逝去的风光和石码头上走过的人物，在各种零散的文字中，刚开了个头，就下落不明了。

沿着古人走过的石板街、古闸口、河边柳，边走边看，边看边想，也许想象可以唤醒落满灰尘的记忆。

谁都不知道吴王夫差长什么样子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是一个充满野心的男人，拿下邻近的越王勾践，他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北方，公元前486年，夫差强征十多万人，挖邗沟，长江和淮河由此打通，这一浩大工程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，也不是为了改善民生，而是为了打仗，军队、粮草由邗沟直接运抵淮河边末口，向西跟晋国争夺盟主，向北干掉齐国。

那时候，吴王夫差脑子里没有淮安这个概念，也没想到末口衍生的北辰镇为“运河之都”淮安最早奠基。

这条为打仗开挖的河，最终毁掉了四处征伐的吴国，却孕育了一座城市淮安。

吴国的军队和粮草运到淮安，全部上岸，北渡淮河、黄河后，逐鹿北方。“南船北马，舍舟登陆”应该是从吴王夫差时就开始的，最起码，南船至此，必须舍舟登陆，邗沟挖到淮安就停下了。

隋炀帝杨广名声不好，他是历史上被黑得最惨的一个皇帝，唐人修史，说杨广杀父兄篡位，这显然是为唐王推翻隋朝寻找合法性，所以，隋炀帝越残暴越好，就连开挖大运河这一个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，也被构陷为到扬州赏琼花看美女。我在徐州听过扬州大学大运河文化研究院黄杰教授的讲座，他说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隋炀帝要想去扬州看美女，随时可以去，何必要花六年

时间挖一条河。”

唐朝的政治制度完全照抄隋朝，包括隋炀帝首创的中国科举制度，但唐朝官方舆论中，不能容忍一个被推翻的帝王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强大的执政能力。

相较于197公里的邗沟，隋朝大运河2700公里，比如今的京广铁路还要长500公里，隋朝大运河在军事之外，功能延伸到了政治、经济、交通、文化、民生等各个领域，这时候，黄、淮、运节点上的淮安，就由早先热闹的集镇，演变成繁华的都市，行政上叫楚州。都市化的淮安是隋唐大运河运来的，是隋炀帝无心插柳插出来的。隋唐的秋月春风下，楚州城里行走的不只是身穿铠甲手握剑戟的军人，还有熙来攘往的商人、旅人、文人、洋人，盛唐时代，楚州开元寺、龙兴寺举办庙会，庙前人山人海，海内外商人蜂拥而至，阿拉伯、伊朗、韩国、日本等外国客商不远万里赶来贸易，“连樯月下泊”、“千灯夜市喧”，白居易到淮安品尝美食、美景后，在习习河风、依依杨柳的暗示下，感叹楚州是“淮水东南第一洲。”

从隋唐都市兴起，到明清鼎盛天下，可以这么说，是“南船北马，舍舟登陆”成就了淮安。

运河由淮安往北，黄淮运交汇，水位跌宕，水流复杂，通行缓慢，危机四伏，断缆沉船的事故每年数百起，漕船、商船到淮安，先卸下货物，船过几道闸门后，再装上货物继续向北，上水过闸七天，下水过闸三天，俗称“上七下三”。2700公里大运河黄金水道里每天正常行驶着2万6千多只船，漕船、商船每天在淮安停泊、转运的船只一千多艘，船员、纤夫在淮安“舍舟登陆”的超过三万人；南来客船到淮安也一律上岸，渡淮河黄河，到王家营换乘马车北上，遇进京赶考年，南方各省学子蜂拥而至，王家营的驿站和旅店挤满了人，百多家车厂、骡马厂、镖师局，生意火爆，“每到凌晨，王家营千车齐发，桑车榆毂，声闻数里，煞是壮观。”明清鼎盛时，沿河两岸，五十多里的淮安城每天客流量超过五万。雍正年间淮安关监督有个叫鄂喜的人，他在一篇上呈的公文中写道：“淮郡三城内外，烟火数十万家。”现存文献中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，一说当时淮安有九十万人口，一说

五十万，即便五十万，也是那年头中国的特大城市，运河边杭州、苏州、扬州、淮安是运河“四大名都”，相当于现在中国的北、上、广、深，是国际化大都市。

南方来的船，北方来的马，全都在淮安换乘交通工具，淮安是人员中转站，淮安是物资集散地；淮安是漕运商船的码头，是南来北往的驿站；是穷人闯荡谋生的江湖，是富人挥霍享乐的天堂。康熙、乾隆六下江南，与所有船只一样，从御马头登陆，品尝淮扬美味，考察河道和漕运工程，题字赋诗，不亦乐乎，乾隆第一次到淮安，就给河道总督署“清宴园”题写了“荷芳书院”，康熙乾隆前后题碑刻15处。

明清河道总督、漕运总督驻节淮安，还有淮北盐运分司、淮安督造船厂、淮安榷关也设在沿河两岸，通常文献中一致认定，是朝廷强大的行政介入夯实了淮安强大的城市实力。而在这之外，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，就是独特的“南船北马，舍舟登陆”的淮安转运模式，为淮安集聚了千百年人气，营造了千百种生活氛围，涵养出千百种都市气息，几级地拓宽了城市空间，激发了城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城市的核心价值是人，每天“舍舟登陆”的人鱼贯而入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、文人、艺人、劳工、厨师、纤夫们共同建筑了繁华的淮安城。

“南船北马，舍舟登陆”不是人为设计，它是淮安特殊地理位置决定的，是运河独特的水文生态赋予的。淮安是淮河秦岭南北分界线的终端，是东西南北的交通关节。南方漫长的雨季里，淮安往南，陆地道路泥泞，朝廷公文和驿道车马缓慢运转，有时几天十几天都寸步难行，而运河上，风雨无阻，水涨船高，速度快，效率高，江南各省的粮食、贡品，商品、旅人，统统乘船北上。1790年徽班进京为乾隆祝寿，徽班班主高朗亭带60多演员从扬州出发，由运河乘船到淮安，登陆上岸，连演三天，再改乘马车赶往北京。淮安向北，北方

